

主 编 / 方 江 翻 译 / 常 拉 堂 等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俄] 波罗维金 著

海上战争

大国海军使用观点
的历史演变

责任编辑 / 李建力

封面设计 / 张 鹏



海上战争

大国海军使用观点
的历史演变

统一书号：55065 · 5846

海上战争

大国海军使用观点的历史演变

[俄] 波罗维金 著

主 编：方 江

翻 译：常拉堂

刘文斗

周东民

解放军出版社

书 名：海上战争——大国海军使用观点的历史演变

作 者：〔俄〕波罗维金 著 方江主编 常拉堂等译

责任编辑：李建力

装帧设计：张 鹏

责任校对：厉彦英等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 数：134千字

印 张：5.75

印 数：1~2000册

版 次：2006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5065·5846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海上战争

大国海军使用观点

的历史演变

《海上战争》编委会

主 编：方 江

翻 译：常拉堂

刘文斗

周东民

出版说明

本书围绕俄罗斯海军的发展进程，阐述了古往今来世界各大国海军在使用观点上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重点论述了国家海洋政策、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的观点、主张及人格对海军使用艺术和海军装备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并从宏观角度指出了增强海洋意识、研究海军战略和加强海军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本书还对俄罗斯和其他大国海军著名将领的生平与言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目前，我国海军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机会与挑战并存，如何确定海军的发展战略，如何使用好海军，使海军艺术和海军装备的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是我们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相信本书的出版对解决这些问题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本书可供海军各级领导、军事院校师生，以及对海军发展感兴趣的广大读者参考。

前 言

人类已经迈入 21 世纪，面对风云变幻的现代历史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各国海军军官以及社会政界急需对历代海上战争和发生在海军科学中的所用过程进行一番认真思考。

不同国家的利益冲突，世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更要求我们必须从现实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世界各主要国家海军在实现其国家海上利益方面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一番分析和研究。

海洋政策作为国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494 年，历史学家和许多学者在这一点上的观点是一致的。

这一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签署了《海洋财富瓜分协定》，并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恩准。

此后，这两个国家的军事船队就担负起了保障各自国家海上运输安全和确保对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进行财富掠夺的历史重任。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宣布了自己的海上霸主地位以后，引起了英国、荷兰和法国等其他海洋大国的不满。这样，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和法国之间便开始了争夺海上利益的斗争。

随后，俄国在伊凡三世统治时期曾试图宣布对波罗的海地区施加自己的影响，但是，只有到了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国才蓄积了真正实现这一愿望的能力。

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美国在华盛顿执政时期，也成了“国际海洋俱乐部”的积极参与者。

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时，国家海洋政策在保障国家海洋利益方面已经成为最基本的国策之一。

海洋政策与国家的对外、对内、经济、社会、军事等其他传统形式的政策共同存在，相互补充。到了21世纪，海洋政策正在争取其存在的法律地位。

海洋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利益的集中表现。

因此，俄罗斯首次在国家层面上开始制定国家海洋政策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在海洋活动领域，在开发和利用世界海洋资源以及确保国家海洋利益方面，这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国策。

俄罗斯颁布的《关于完善俄罗斯联邦海上力量的决议》，已经成为振兴俄罗斯海上实力，恢复俄罗斯在世界海洋大国地位的现实基础。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批准了《海洋学说》之后，坚定而明确地指出，俄罗斯之所以颁布国家海洋政策，就是为了坚定不

移地巩固自己在世界大国中的地位。

因此，研究世界各主要国家海军在实现各自国家海洋利益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海军使用观点的不断变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世界各国海军发展的历史表明，海上力量对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会产生两个基本性影响。

第一，没有海上力量或已失去海上力量的国家，同时会失去自己在世界问题上的决定性发言权，也会失去在独立和安全方面的信心与保障。

第二，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只有在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防止大起大落的条件下，才会对自己的国家带来最大的益处。

遗憾的是，俄罗斯海军的发展并不是永远都能注意到这一特点。

1691年，彼得一世在佩列亚斯拉夫镇的一个湖上创建了“少年船队”，这是俄国海军的雏形，“彼得小船”从此驰向了大海，成长为帝国海军，在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俄国著名历史学家B·O·克柳切夫斯基曾告诫我们说，“历史是一盏明灯，它从过去照亮了我们的未来”。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儿子，著名诗人A·C·普希金又更加明确地指出，“不尊重祖先就是野蛮和不道德的最初表现”。

海军的历史，就如同一个国家其他机构的发展历史一样，有辉煌之日，也有衰落之时，有经验，也有教训，有胜利，更有失败。

但是，由彼得大帝培养起来的高昂士气，以及俄罗斯海军将士为祖国的幸福生活和繁荣昌盛而勇于献身、对自己事业的

热爱、对苏联海军旗和高高飘扬的安德烈海军旗的无限敬仰，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并将一代接着一代地传承下去。

任何一个沿海国家的发展历史与海军的发展历史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繁荣与衰落，或多或少与其军事造船业的发展、在海上战争、交战中的胜利和失败，以及与其海上实力的鼎盛和衰弱时期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与此同时，海军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从总体上由国家海洋政策的方针所决定。国家海洋政策的方针还可以决定海军艺术的原则和具体内容，造船领域的计划与发展前景。

而且，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全球各种力量的抗衡之中，那些有能力对世界海洋一些重要战略区域的事态进行监控的国家，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将起着关键的作用。有这样一句名言，意思是“谁拥有了海洋，谁就拥有了世界”，看来已远远不是文人雅士的一种善辩。譬如，历史上的俄国只有在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确立了自己的坚实地位之后，才成为欧洲乃至世界上的一个大国。英国之所以能够在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在处理各种国际争端方面对别人发号施令，是因为它早已成为了“海上霸主”。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功地建设了一支远洋海军，因此一跃成为世界上的头号“超级大国”，并保持到了现在。出于这一原因，前苏联也建设了一支实力仅次于美国的海军，在世界各地有效地遏制了美国的各种侵略企图。德国在真正成为英国的海上对手之后，才敢提出建立世界殖民体系的要求。日本在集中了自己的主要精力以解决舰船制造方面的问题之后，才实现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技术革命。意大利、法国、荷兰等其他国家在工业、科技和艺术等领域的发展方面，也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跨越，在不同时期建立了自己的

海军。

今天，大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逐渐枯竭，使全世界的目光更加关注到了世界海洋。从当前大国的地位和目标而言，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要实现自给自足，就必须保持其在世界海洋的存在。在此条件下，海军正在成为一个国家的坚强基石和确保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现代世界及其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对各军种的优先发展顺序进行重新认识，把加强海军建设放到工作的首位。

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大量历史事实告诫我们，海军是惟一能够展示大国现实作战实力，并在国际舞台确定其应有地位的一个强力机构。海军与其他军种不同，它包罗万象，兵种齐全，有各种类型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兵器。海军只有在具备了武装斗争的全部现实手段之后，才能顺利地在各种环境、地区和条件下采取行动。

在人类存在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一个国家的政策通常是在军事对抗的基础上建立并实施的，而这种军事对抗在多数情况下又会转换成为武装冲突或军事冲突。所以，人类社会制度的每次演变总会伴随战争的演变，这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况。一旦人类社会及其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就会立马引起武器、整个武装力量、武装斗争的实施样式和方法，以及武装斗争主要目的的彻底变化。然而，无论何时，战争、武装冲突和武装斗争的基本工具仍然是武器，是由科技进步和人的聪明才智所创造出的武器。如今，这一情况更加突出了。使用武装力量，通过暴力和军事手段来达成一定目的的历史已由来已久，且自成体系。战争不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一份遗产，也不是自然界的一种本能，更不是人类大脑生物结构的一种产物，

它是对抗双方一种特殊训练、特殊器材和一定行为的存在。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军事政治领袖），当他们被允许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而且其他非军事样式和方法在解决矛盾方面已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他们就会诉诸于武力。

全新型武器的出现往往会带动武装斗争样式和方法的彻底改变。而且，经济发达的国家一旦在某一时间装备新型武器，并积累到了所需的数量，就会开始新型战争的准备工作。

这就是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今天，人类文明在经受着第六代战争的考验，这是一场非接触性战争，属于技术上最为复杂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达成军事目的的基础将是各种部署的不同型号精确制导武器，以及建立在非传统物理原理基础之上的全新型毁伤武器、信息武器和无线电电子斗争兵力兵器。第六代战争的主要目的很可能是以非接触的方法，在各种距离上彻底粉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潜力。在新的未来战争之中，起关键作用的可能不是人数众多的陆军部队，甚至不可能是核武器，而是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精确制导武器，通常是建立在新型物理原理基础之上的常规突击性和防御性精确制导武器。

第一代战争基本上是使用冷兵器的步兵和骑兵以短兵相接方式所进行的肉搏战。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夺取敌人的武器和贵重物资。第二代战争的产生与火药和滑膛武器的出现紧密联系。海军兵力的战斗行动和交战通常发生在近海地区。战争的目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攻城略地，夺取敌人的领土和贵重物品。火药在 17 至 18 世纪的发明及其与滑膛武器的广泛使用，被认为是第一次军事革命的开始。这时，不仅出现了兵团、部队和分队等战术规模的武装斗争新样式和方法，也出现

了完全新型的持续时间达 500 多年之久的“堑壕战争”。在海军发展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种专门的从属于同一个目的的作战舰艇编队。多次装填线膛武器在陆军和海军作战实践中的推广和使用又引发了第三代战争的到来，这种武器不仅射速高、精度大，而且射程远。此后，海军的作战行动实际上已遍布到了世界上所有的大海和大洋。而且，海上作战行动已呈现出战役战术规模。这时，粉碎敌人的武装力量、破坏其经济并推翻其政治制度，已发展成为第三代战争的基本目的。随着自动化武器和火箭武器、装甲技术、雷达、指挥和通信设备的出现，以及从空中和水下对敌实施突击成为可能，世界便进入了第四代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兵力使用的战术范围更加广泛（三维空间），并发生了第四次军事革命。但第四代战争的主要目的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变化。核导弹武器的出现是军事领域科技革命在最近 50 ~ 55 年的延续，这种武器已经成为新一代战争的基础。从这一时期开始，战略规模的核战争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五代战争。但许多专家认为，这场战争并不可能达成任何目的。

在第五代战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初期，由于世界各主要国家将希望只寄托在核武器身上，所以，常规武器似乎成为一种多余。这一时期，常规武器，特别是远程精确制导系统的发展方面，以及能够以常规装药准确而有效毁伤目标的远战兵器研制方面，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停滞不前局面，因为核武器不需要特别高的命中精度。

所以说，在历代非核战争之中，战争的主要任务通常以接触的方式完成，对抗双方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资源，首先是大量的陆军，而且在占领敌国领土的过程中，双方的有生力量往

往需要付出巨大而难以预料的损失和代价。

在第五代战争中，非接触毁伤的首要目标不仅仅是对抗双方的武装力量，也包括对交战双方整个领土和全体居民的同时毁伤。正如B·N·斯利普琴科教授所言，“准确地说，核导弹战争中军事行动的舞台将是整个地球，地球的所有海洋和空中太空。由于核战争是历代战争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反常，所以，它不可能达成任何战略目的，也不会达成任何政治目的。”

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世界各国根据其地缘政治，尤其是依据其经济状态建立起统一的军事安全体系之前，俄罗斯和中国一样，将来在其对外政策中还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核武器。也就是说，核武器的裁减和彻底销毁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俄罗斯只要还继续拥有核武器，即使在目前这种经济困难形势之下，世界各国在其对外政策之中就不得不去考虑到这一点。在此情况下，俄罗斯从自身的处境而言，即使加入的条件对我们最为有利，也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成为北约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员国之一。否则，俄罗斯在客观上就会处于美国的军事监控，特别是核监控之下。

现代战争，尤其是未来战争，与以往历代战争有着根本性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在，侵略者所有潜力的指向，仅仅是为了毫无条件地通过实施同时突击，特别是实施密集而强大的信息突击和部署在不同环境中的无人驾驶精确制导武器突击，来毁伤敌人最重要的经济目标。不过，在此条件下，海上部署的各型武器因其独特优势将更加受到人们的青睐。

B·И·斯利普琴科教授在《非接触性战争》一书（2001年）中指出，“人类在其存在的3500多年之中，一直在遵循着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公元前5～4世纪）的一句话，即战争是缔造者，是万物的起源。古希腊的另一位哲学家阿利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认为，战争是获得财产的一种正常手段”。在当代众多政治家之中，值得推崇的要属日本著名教授长谷谷河先生，他认为“和平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战争之中没有什么离奇古怪的东西”。对新型战争的原则、武装力量准备新型战争的合理方案进行科学预言，以及及时制定政治、经济和纯军事措施计划，永远而且首先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机构所感兴趣的東西。从这点出发，任何一场战争从历史上分析，都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是发生在对抗国家之间各种类型斗争的总和，即政治、外交、意识形态、武装、信息、生态等其他类型斗争的总和。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对立，或者在国家利益上对某一地区有着争议。实施战争曾经是，将来也永远是政治和武装暴力的矛盾统一体。战争的样式和方法取决于对抗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侵略性程度，取决于他们的武器装备水平，其中也包括军事、经济、技术和工艺在现阶段是否已经达到科技领先水平等。而对外政策的侵略性程度，首先是由一个国家的领土的充足性，或者由人口的稠密度、经济的发展水平、所拥有的潜在能源的多少、主要宗教信仰、民族自尊心，以及国家政治领袖的性格特点所决定。21世纪和新的千年已经来到，目前全球人口的增长及其分布极不平衡，自然资源的不断枯竭，再加上自然平衡和人类生存环境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都将对形成新一代战争的样式和方法产生深刻影响。21世纪初，随着地球自然资源的不断枯竭，为了保存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类将向封闭的工业循环进行普遍性过渡，而战争的主要原因将是人类生存这一全球性问题。

在此，一些最发达和最具侵略性的国家很可能把一些落后国家，甚至是某些大陆作为其全球性工业循环的一个环节去加以使用。这一“环节”在将来所起的作用预计是对废物的利用或对危险废弃物的存贮。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将呈灾难性蔓延之势，并将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

从2010～2015年起，人类很可能开始从能源时代向信息时代进行大规模过渡。信息时代不仅将成为全球生活的基础，也将成为未来新一代战争的基础。在军事工业领域，信息技术、基因工程、光纤和其他完全新型的电信系统，以及微型机械和微电子技术、热核动力将会呈现出一种飞速发展的局面。将会出现一些完全新型的能量和武器，如所谓的精神武器等。这一时期，军事生产的全球化过程将会出现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在最近10～15年，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将会最终巩固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也只有美国才可以确定侵略性国际关系在未来30～50年中发展的基本规则。在不久的将来，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能够进行竞争的也惟有中国。俄罗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东山再起，只能等到2030～2040年之间。所以，这一事实应当成为俄罗斯制定其对外政策的依据。

所以说，历史的经验表明，几乎在所有时代，世界各国为了达成其政治目的或经济目的，都会走向战争，使用武装暴力。在人类文明存在的近5500多年之中，地球上共爆发了15000场战争和武装冲突，死亡人数几十亿。在人类存在的全部历史之中，和平时间加起来不过292年，平均每100年不到1周。目前，世界上的193个国家，有三分之一仍处在战火中。仅20世纪90年代，地球上共发生了100多场战争，有90多个国家参战，死亡人口大约900多万。世界上平均每年要发